

抗战胜利70周年

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 珍爱和平 开创未来

1945-2015

智斗汉奸爱护会

北平沦陷后,已经被日本侵略军占领的石景山地区,因为他们认为至关重要的石景山炼铁厂和石景山发电所,因此在这里日本人除了驻有军队、设置警察外,还建立起了整套的治安组织,以确保炼铁厂和发电厂的安全,严密控制当地老百姓的出行和言论。

石景山工业地带的建立

抗战前北京市政府把宛平县划分为10个区和1个特区,北平沦陷后,1~6区及特区都已处于日伪的统治下,石景山炼铁厂及周围十几个村成为了日伪的管辖地区,有几千户的居民。而7~9区为八路军的平西抗日根据地,由于石景山炼铁厂和石景山发电所地近平西抗日根据地,经常有地下党和八路军出没活动,为了隔绝共产党、八路军与老百姓之间的联系,日军划定以石景山炼铁厂为中心,东起衙门口,北至八角村、黄村进入海淀的北辛庄、门头村、白家疃、石房村、北安河;西南进入门头沟的南庄、下苇甸、色树坟、冷各庄、琉璃渠,向南是大峪、冯村、石窝,再向东有果园、南营、东河岸,总面积为68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建立起石景山工业地带,实际上就是人为制造的隔离带,妄图把老百姓与平西抗日根据地军民彻底隔离开。

汉奸组织工业地带爱护会

1938年6月在日军的扶植下,石景山工业地带的汉奸组织爱护会成立,由黄村的伪村长潘启麟担任会长、李星垣任副会长,石景山制铁所派日本人森安治郎为指导官,翻译是李攸然。主要任务是以民间组织爱护会的面目出现,便于“维持治安”;通过爱护会最大限度地利用、掠夺劳动力,生产为侵略战争服务的战略物资,保持可以持续供给劳力;用爱护会严格控制制铁所周围村落居民维持殖民统治。同时还网罗了社会上的闲散人等、流氓无赖组成所谓的“元宝队”,专门负责搜集情报和处理一般问题。日军为爱护会的会员统一配发了绣有“爱护会”字样的证章。

昭和十三年(1938)十二月《军事管制石景山制铁所作业月报》第一号的序言中称:“在石景山制铁所的经营中,首先应考虑的是附近一带村民的治安巩固问题。于是把围绕石景山制铁所附近的村庄归为一体,有计划地建立石景山工业地带爱护会,共计三十六村。”

1938年6月被强迫加入“石景山工业地带爱护会”和1940年5月成立的“将军岭石灰石矿爱护会”的周边村落已经达到了36个,这些周边的村落占了当时石景山地区全部村落的1/4以上,也包含今天石景山区境内的15个村:北辛安、山下村、庞村、古城村、杨庄、苹果园、金顶山、刘娘府、琅山、磨石口、西井、麻峪、黑石头、高井、五里坨。

据统计,“石景山工业地带”共包含了各个爱护村3235户,商店210户,农民3025户,人口15046人。1941年5月的统计,有24667人,其中男性为13100人,女性为11567人;广瀨铁治在《石景山制铁所概要》中提供的数据分别为:总人口24186人,其中男性为13155人,女性为11031人;石景山制铁所在昭和十九年(1944)四月时对这36个村人口的调查,总人口为25419人,其中男性14003人,女性11416人,而适龄的劳力中,男性为5766人,女性6111人,合计是11877名。从这些数据中可以看出,日军热衷于对石景山工业地带村落人口的调查统计,是为了对能够提供的劳动力做到心中有数,以便随时驱使。这三组数据在不同的时间段中是有增减的,建

立这样一个工业地带一下就把周边36个村包含其中,这是日本人出于对石景山炼铁厂安全的考虑。

日本人对爱护会的建立十分重视,在成立后立即对爱护会采取了严格的监控,派出了了解中国民情和地方事务的日本人为指导官。石景山工业地带爱护会隶属于制铁所最高的治安机关警防部,首任部长是日军宪兵的菊池阳三大佐,下设保安系(后改名为取缔系)、地方课、善邻课、警卫队,爱护会直接受善邻课课长领导。

强占土地 扩大生产

日本人为了侵华战争需要,便扩大石景山制铁所的生产规模,两次对制铁所周边各村以强制征用土地和房屋的方式占用土地。第一次是1938年4月,经过测量确定征用的土地为25000亩,需拆除四个村的三千间民房。日本人靠强行征地,兼并村落的方式获得大量的土地来扩大制铁所的规模。强令百姓交出地契,接受低价地款,直至注销产权,造成了数万人无地可耘,无房可居,遂成流离,老弱骸体,沟满壑盈。

庞村高文才家被圈地一亩,但家里未被圈地上的庄稼全部让人拔除。日军对强征的房子恶意压低价格,他家中的好房子,仅折价200元,按当时的时价,这点钱连半扇墙也垒不起来,那时一块砖要价8角,200元只够买250块砖。

第二次征地发生在1943年夏,这次共占了10000亩地。时值盛夏,正是庄稼成熟的时候。好不容易,农民盼来了一年的收成,却因日军的一纸征地令,全部庄稼都毁了。石景山制铁所的两次征地,共占去了制铁所周边的35000亩农田,山下村、南庄子两个村及北辛安大街西段的民房800余间全部被强购。每间房仅作价伪联合准备银行券200元,获赠的钱远远不够建房的价格。

北辛安的农民刘玉明家里原有两间土房,六亩水地,土地、住房被强征后,全家只好搬进窝棚。刘玉明被迫进厂干活,每天的工钱只有4毛钱和一斤三两棒子面,根本不活全家,于是只好忍痛把两个女儿送入。大女儿在门头沟捡煤核,被矿警发现,逼得跳河自杀。妻子闻讯,悲痛欲绝,吐血而亡。曾任伪保长的张德清说:“在山下村51户居民中,因失地而倾家荡产、流落街头、行乞度日的就有6户。”同月,庞村的民房也被全部低价霸占。

第三次征地是在1944年9月,日方以爱护会为中介人,用“王北铁”这个名字强购了山下村刘合等53户村民的全部住房,合计有瓦房11间、灰房57.5间、土房102.5间。每户所得的款项还不够支付砌一堵墙的费用。

山下村被日军强占,村民手中留下所谓的日伪购地合同;在金顶街建了日本房,供日本人居住;在古城修建了华人宿舍、华人养成所等。在征地强占农田的行动中,这些爱护会的狗腿子们为虎作伥,欺男霸女,在占地、占房中盘剥百姓。

残酷的压迫和剥削

保甲制度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社会基层组织管理方式。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是在日军刀枪下成立的,其合法性一直饱受质疑。鉴于在敌占区有共产党深入农村发动农民进行有组织的抗日斗争,给日伪的统治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因此日本人认为维持占领区之治安的指导精神应“置于为乡土之自卫安民及使之成为排共的民众组织之核心,



日军搜查百姓

利用“中国传统之自卫制度尤显必要。1939年7月,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颁布了《保甲条例》、《户口编成规划》,11月3日北平市公署警察局颁布《北京四郊保甲法》,编制保甲制度,实行保户连户,户设户长,十户为甲;甲设甲长,十甲为保;保设保长及副保长,一个乡镇内各保连合为连保,还设有情报人员、联络员各一人,统编以户为单位;还要求所有村每天都要上报一次情报,严格登记各村留宿工人的资格,只有在得到爱护会的审查后批准,才能入厂工作。日伪政权对北京城内里的老百姓身份的识别推行的是身份证明管理制度,由当地的保长确认。

石景山工业地带爱护会实际上就是由日本人扶植起来的一个汉奸组织,这些人平日里认贼作父,狐假虎威,欺压百姓。工人们不但受到鬼子的压迫,而且还要受这些地痞的盘剥。这个所谓的爱护会有一项任务是向制铁所输送劳动力,正式工还好,招来的临时工(主要都是童工)每天去上班必须要过三道关。

第一道关是天蒙蒙亮,工人们就要起床去北辛安的爱护会排队领允许上工的工牌,由爱护会的狗腿子们初审,只有他们认为合格的才能得到上工的资格,看着不顺眼的,认为有政治嫌疑的就要拘押审问,认为身体条件不好的就说是捣乱,拳打脚踢,赶出家门。

第二道关是拿到工牌的工人要到厂门口的劳务室去领“苦力认受领票”。工人们排着队,要受他们挑选,年岁大的不成,岁数小的也不成,个太矮的不成,太瘦的也不成,所以在排队领工票时童工们都努力把脚踮起来,这样显得高一点,甚至有的悄悄地在脚下垫块砖头,好显得高一些,一旦被日本人发现,就会被打得头破血流,赶出队伍。

第三道关是进了厂门,两边站的都是日本人,工人们必须要向他们低头鞠躬,才被放行。

奴化教育一直是日本侵略中国长久的阴谋,石景山制铁所的日本人为了笼络中国人,对儿童灌输亲日思想,1939年6月1日~3日,日军携爱护会在石景山上的碧霞元君庙举行祭祀活动,在大殿内办儿童画展,陈列有日本、中国儿童习字、绘画、作文等有100多份。

王长林智斗爱护会

1944年石景山制铁所的地下党员王长

林和白振东按照上级的指示,成立了“民生土木建筑公司”,成为掩护中共华北局城工部派遣干部潜入北平城的联络点。爱护会对地下党创办的“民生土木建筑公司”产生了怀疑,经常盯梢、跟踪、盘查,给这个地下联络点造成了威胁,地下党领导王长林、白振东一直想找机会教训一下汉奸爱护会的地痞流氓,借机铲除他们,以绝后患。

1943年在北平爆发了一场霍乱,也波及了石景山区。制铁所和附近村落出现了大量染病的患者,每天都有人因病死亡。大量的劳工都纷纷逃离,到了1944年秋,由于制铁所大量的劳工逃离,造成了人员短缺,生铁的产量急剧下降。《石景山制铁月报》称“苦力陷入这场灾难,逃亡者达5600人之多,至少推迟制铁所半个多月的建设进程。”而此时日军在战场上节节败退,急需钢铁补充军需,为此,日本军方对此极为不满。

民生公司的地下党员王长林到日本宪兵曹佐藤荣上家去,由于平日里佐藤经常找民生公司干活,王长林趁机与佐藤拉拢关系,佐藤家里的装修活都是民生公司承接的,王长林特意挑选的几个能工巧匠把佐藤家的院子装修得非常漂亮,佐藤对民生公司干的活十分满意,王长林与佐藤的关系也密切起来。

一日,王长林和佐藤一边喝酒,一边诉苦,“我的民生公司干活的苦力因为‘虎疫’逃了不少,干活的人少了,我好不容易从外面招了些人来,可爱护会却处处作梗,事事刁难,说这个是八路、那个是国军。皇军已经占领北平这么多年了,上哪去找八路、国军啊?尤其是那个元宝队,更是到处敲诈,我手下快没有干活的人了,皇军交办的事可没法完成了。”佐藤一听,就火了说:“真有这么事?”王长林说:“句句是实。”佐藤站起身来,穿上军装,挎上军刀,带着两个卫兵和王长林就到爱护会去了,佐藤推开门一看,只见爱护会的办公室里,烟雾缭绕,酒气熏天,佐藤就气不打一处来,一声令下,宪兵们冲上前去,一阵拳打脚踢,汉奸狗腿子们都抱头鼠窜,逃得一个不剩,宪兵们把门口挂着的“石景山工业地带爱护会”的牌子也砸碎了。尽管爱护会的头头们不死心,事后三番五次找指导官森安要求恢复爱护会,但森安对佐藤的宪兵队非常害怕,不敢重操旧业,从此以后爱护会就销声匿迹了。

陈康